

周秦行紀

唐 牛僧孺 撰

余貞元年與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  
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  
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  
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  
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闈人曰郎君何至余荅曰  
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  
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

日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  
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  
十餘門至太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  
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  
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  
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  
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  
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  
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  
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  
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  
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  
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  
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  
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  
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  
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  
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

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傍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旣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

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

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

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

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

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其妃而

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說懊惱東昏侯踈狂終

口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爲誰

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

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

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  
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  
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  
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西京雜記云  
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  
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  
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  
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  
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烟草幾經秋

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  
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  
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  
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釵  
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  
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  
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  
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  
詩曰昏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

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  
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  
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徃徃亦及酒太后顧而問  
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  
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  
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  
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畢酒既至  
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  
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  
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  
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  
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  
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象單于婦固自  
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  
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  
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特別忽聞外有太  
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  
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

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  
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  
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  
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  
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虞初志卷三

周秦行紀論

唐李德裕撰

言發于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

察其言而知其內翫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

大牢氏

涼國李公嘗呼牛僧孺曰  
太牢梁公名不便故不書

好奇怪其身

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

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

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